

山河永久貌常新一

從「變」與「常」的角度看謝棟樑「浮生系列」

許政雄

庚午年冬(1990年)前輩畫家呂佛庭遊罷神州歸來，寫「武陵石梁飛瀑圖」見贈，右上題詩有「山河水久貌常新」句。此句詩意，可能是明指對自然的感覺，也可能是隱喻畫境的呈現。佛老寫飛瀑圖，沿用傳統「高遠」的構圖，這是「山河永久」。但畫境呈現，佛老研創一種「點斫法」，以增山色的蒼潤華滋這是「貌常新」。「山河永久」是藝術的「常」，「貌常新」是藝術的「變」，常中求變，是藝術工作者應然而必然的創作態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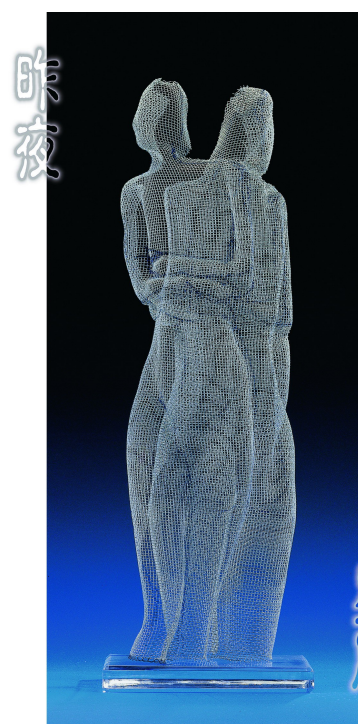


雕塑家謝棟樑近作探討生命現象的作品，名曰「浮生系列」，從這些作品的主題和藝術風格來看，和他過去的作品仍有一脈相傳的軌跡可尋。但從作品形式和表現技法以論，近作卻是面目一新，和過去的作品迥不相同，可見謝棟樑在創作之路也是不斷地在常中求變。這批作品發表之前，謝棟樑要我屬文評介，有感於此，因借佛老題句以為本文文題。

藝術這條路，遙遠而漫長，因為藝術終站是「止於至美」，「至美」卻永遠都是遙遙無期。謝棟樑自1969年開始接觸雕塑，作品先後有寫實系列(1969至1981)、變形系列(1981至1985)、虛形系列(1986至1987)方圓系列(1987至1989)、半抽象人體系

列(1992至1994)、新具象歷史人物系列(1992至1994)，以及最近一年的浮生系列。二十多年的歲月，一路苦苦營求，一再求變，無非是想使自己的作品更接近「至美」的境域。

藝術創作求其變，我們應有幾點認識：第一、變不是恣意從情的「傳統顛覆」，也不是悖亂執狂的「造反有理」，而是具有理智性和建設性的心態，希望使作品往好的方向去發展。第二、變不是一定能變好，也不一定能更好。雖然如此，變是一種新的嘗試，換個方式來表現，其中已隱含變好的可能性。不變卻只是原地踏步，複製歷史或重複自己。第三、對一個負責而且想要有所作為的藝術工作者而言，必然不甘心局限在無所用心、重複製作的窠臼裏，除非才情所限、



求變無門。第四、求變應是腳步站穩以後，邁出去新的步伐，而不是腳步不穩、蹣跚而行。不是直線式的攀升而是階梯式的拾級而上。從上述尺度來衡量謝棟樑一意求變的創作態度，我們發現兩者有「若合符節」處。謝棟樑的思想模式是很儒家的，尤其是積健為雄、力爭上游、以及溫柔敦厚、克己復禮等方面。力爭上游再加上寫實工夫紮實，使他知變、敢變而能變，而溫柔敦厚的生命傾向又使他知所節制而有所保留。這兩股力量的抗衡，使謝棟樑始終保持在不蠟等、不躁進的溫和變革路線。

藝術創作求其變，其實應不是容易的事，其障礙主要是來自「習焉而不察」的習氣和習慣。就以作文和書法來講，下筆之時，一種習慣的語調、線性就會不期然的流露出來，縱然自己不滿意那樣的語調、線性，卻是很難一改舊習。尤其是審美的習慣和思想的習慣，往往使自己沉醉在一種「自是其是」的審美尺度和思想型態上，根深而柢固，牢不可拔。從這個角度來看謝棟樑的求變作品，「寫實」至「浮生」等系列，雖然在製作技法和藝術語彙的形式上，各系列的表現有迥異其趣的地方，但其作品卻始終呈現出「雄強中含有韶秀」的藝術風格，這是謝棟樑的習氣主導出來的結果，必須如此，才能使自己滿意。至於作品主體，無非是人性刻劃、人道關懷等，也在其七個系列中一再重複出現，這些是謝棟樑堅持的生命理念，必須如此，才能心安。總而言之，謝棟樑的作品，在技法、形式上是「求其變」。在風格、主體上卻是「守其常」。

謝棟樑近期作品浮生系列，造形是用鐵絲網裁剪、捲曲、擠壓而成，鐵絲網的物質性當然和過去所使用的油土、鐵板、石材等不同，因此呈現出來的作品風貌也大異其趣。此一系列作品成形後，為了增強雕塑的量感和厚度，背面敷上一層樹脂，正面刻意保留鐵絲網細緻



謝棟樑

而有秩序的網目，再轉鑄成青銅(如作品雙姝·圖一)或不銹鋼(如作品新歡舊愛·圖二)。有的作品成形後，無論是美感呈現或主體表達都已經賅備，因此保留鐵絲網成形的原貌，不再翻鑄成其他金屬(如作品夢斷春華·圖三、浮生若夢等)。還有的作品是鐵絲網成形後，敷抹樹脂再貼上紗布，並在其上施以淡彩，是運用綜合媒材的嘗試性創作，作品看來別有一格(如作品長嘯、街頭巷尾·圖四)。另外還有的作品改用銅絲網成形，並敷以不含滑石粉的透明樹脂，使銅絲紋線閃爍其間，以凸使用材料的物質屬性也饒有情味(如作品互不相讓、與君同行·圖五)。從上所述，謝棟樑的近作不但與以前其他系列的製作技法、使用媒材不同，就算同是浮生系列的作品，其求變的創作態度也穩然躍躍欲動。

就藝術表現的手法來說，浮生系列較諸其他系列的作品，少了一分謹嚴;多了一分浪漫，少了一分拘束，多了一分自由。處處都有放肆一下、解放一下，試圖「向不可能挑戰」的意向。因此有些作品為了誇張肢體的扭動效果，卻不惜違背人體機能的自然，如作品「無助」(圖六)，為了凸顯人在求助無門的時候，張惶失措的表情，胸部和臀部竟出現在同一平面上。也有些作品為了造形空間的美感，卻刻意疏忽肢體的比例，讓作品造形更為自由，線條更為靈動。謝棟樑浸淫在人體寫實的演練長達十二多年的時間，他對人體精描細繪的寫實能力，是絕對不容置疑的。浮生系列的部份作品之所以甘冒「不真實」之諱，實在是有意違拗。而非無意的差失，他想變個方式做做看，尋求人體雕塑的新可能，強調藝術的真實，而不斤斤於人體的真實。這是謝棟樑藝高人膽大之後的叛逆，一如李白做詩，在該「平」的地方卻故意用「仄」。又如技藝精湛的高空飛人，故意做出驚險的動作，當觀眾為他捏一把冷汗之瞬間，他又好整以暇的化險為夷了。對於謝棟樑脫離人體真實軌道、恣意求變的作品，我作如是觀。

1995年8月登於藝術家雜誌